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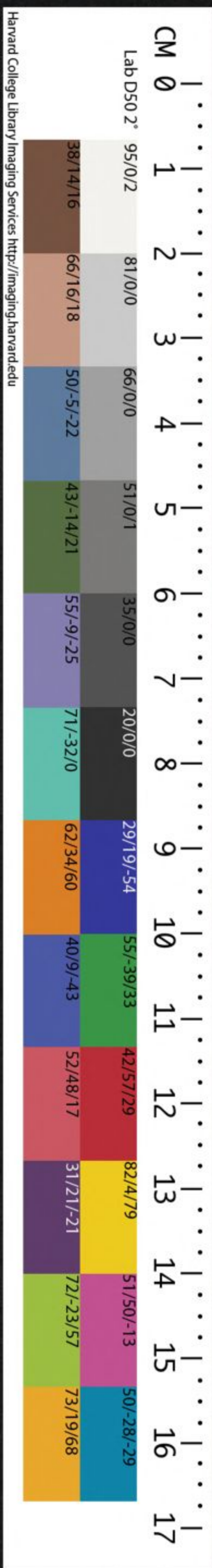
OCT 1951

T717 / 3427 1

左氏傳測義

08

自廿三
至廿六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宣公三

經

甲子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楚

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

經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喪師之罪也邲鄭地今河南鄭州有邲

城邲音必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

國○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經書大夫同盟之始清

丘衛地今北直隸開州有清丘故趾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

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

于達路。前年鄭受楚盟。又有二心于楚。故楚圍之。臨

國也。城上垣曰陴。守陴者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哀

之而退師。猶不服。故復圍克之。皇門。鄭城門。塗方九

軌。曰達。臨。去聲。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

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民其

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肉袒。牽羊。示執臣僕之

禮。不天。不為天所祐也。

俘囚也。囚已徙居大江之南。以充實海濱。無人之地。

言遷其民也。翦削也。削鄭地。以賜諸侯。使為屬國。言

分其地也。皆滅也。惠加惠也。顧念也。楚鄭世有盟誓

之好。故云前好。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桓公武公。鄭

始封。賢君。民猶滅也。言願楚要福于此。四君存其社

稷。使比九縣。以服事不滅之也。蓋時楚為縣者九。杜

注。楚滅九國。以為縣。則鄭方望。左右曰。不可許也。得

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

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言鄭之君能肉袒。牽羊。以禮

下于人。則必能誠信。以用其

國之民。不可異幸。而取其潘廙入盟。子良出質。潘廙

國也。幾與異同。下去聲。大夫子良。鄭伯弟。廙。烏黃反。○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

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

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

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林父謚桓子先穀謚彘子士會

謚武子卻克謚獻子趙朔謚莊子欒書盾之子謚武子趙括趙嬰齊皆盾異母弟鞏朔士莊伯也荀首林父弟別氏知謚莊子趙同嬰之兄韓厥萬之曾孫謚獻子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

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

晉師河北將渡河而南勦勞動舉也言救鄭無及徒勞其民俟楚既歸更興兵伐鄭非爲遲也勦音抄

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

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

睦事不奸矣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

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

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

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

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

侮亾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

無兢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釁間隙也言德刑政事典禮六

事行之不變則不可與敵聖王不爲是六者不易而
征伐也怒其有貳而伐之所以成刑哀其自卑而舍
之所以成德此見楚之德刑不易也讞謗經常也言
政有常故上下安此見楚之政不易也荆楚尸陳也
楚武王創此陳法遂以爲名舉猶言自此起也輯安
睦和好奸犯也言事不奸犯故軍民各得其所此見楚
之事不易也薦敖卽叔孫敖宰令尹也令美也擇楚
軍法之善者而用之追求也薦卧上草也楚分其軍
爲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右部挾轅爲戰備左部追
求草薦爲宿備前部以茅爲旗幟以慮有無之事預
告軍中而爲之備後部用精兵以爲之殿而中軍則
出權謀以制勝物卽旌旗之物言百官各象其所建
之旗物而後無妄動也不戒閑習有素也此見楚之
典不易也選親選舊旣厚於親故而尤選其賢故舉
賞咸得老則不計勞而加以恩惠賓旅則有恩惠而
無勞役又君子小人其物色以章服明之貴者有常
尊之勢賤者有差等之威此見楚之禮不易也旣歷
序六事而結之曰若之何敵之所以終上德刑政事
典禮不易不可敵之意兼弱併其衰弱者攻昧攻
討其昏昧者經法姑且也言且整女之軍政而經女

之武功也仲虺湯左相尚書仲虺之誥是也書言亂
者取之亡者侮之此乃兼併弱國也洵詩周頌篇名
於嘆詞鑠美也言武王初有甚盛之師退自修養與
時俱晦以待暗昧者惡積而後攻之者致也此乃致
討於暗昧也武詩周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
昧故成無疆之業撫撫而取之也或云兼之悞烈所
功烈之處所也言今能取其弱而致攻於昧者以務
從武王之功烈可也撫弱覆上仲虺書耆昧覆上洵
詩以務烈所覆上武詩罷音皮薦音
辱虺音卉洵音酌於音烏鑠舒若反

彘子曰不可晉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

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

爲也以中軍佐濟先穀獨特異議欲戰言晉所以得

之盡力也今鄭爲楚伐而不能救必失諸侯是臣不盡力也有敵國如楚而不從之戰是師之不武也成

全也。夫丈夫也。先穀。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獨以所統之兵渡河。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坎下坤上師兌初六變而為臨也。律法否不臧善也。言師出當必以法否則雖善亦凶。此師初六爻辭也。執事帥所統之眾師也。言執事之人順命以成其功。則為臧。若相違逆則為不臧。此覆解臧否二字。眾羣而聽于一。則強分散則弱。坎變為兌。兌少女而弱。眾散之象也。川流則不竭。壅而為澤。則竭。坎為兌。澤川壅之象也。蓋將帥之貴于法律者。能使其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天屈也。言法律

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謂之凶。所謂逆為凶也。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今軍有元帥而不從其令。不行之臨孰甚焉。此先穀違命不行之謂矣。尸之主此禍也。杜預氏云。為明年晉殺先穀。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失屬謂鄭屬楚。亡師謂彘子以偏師陷捷成也。專罪即失屬。亡師之罪。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故云猶愈。○傳遜氏曰。彘子諄矣。而又成於厥厥。言既失專制之權。尤無謀國之忠。師敗業隳。厥之由也。楚子北師。次於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北師師向北行也。迎鄭北地沈。或作嬖人。寢子重。公子嬰。齊也。子反。公了。側也。嬖人。

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伍參奢之祖父楚在南故轅向南軍前旆旆亦反向南意欲遂歸也復狼也參言林父新執晉政其命令不行而彘子佐之又剛愎不用其命其三軍之師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命于下而失爲上之體事權不一所以衆人莫知所從君指楚王臣指晉臣管鄭地今河南南鄭州有管城適音的

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

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

敖鄆二山在今河南滎陽縣境鄭既

從楚猶飾詞於晉未有貳心言雖從楚其實專心事晉也勝謂勝鄭承繼也鄆音敲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言晉敗楚兵則鄭必服晉欒武子曰：楚

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

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

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樂書知楚兵之情與鄭人之偽楚克庸在文十六年討治也于與吁同日也言其君在國無日不治國人而教訓之曰斯民生理甚難無日不虞禍患之至警戒恐懼之心不可少有怠忽此楚君訓民之言其在軍無日不治軍器而中重儆戒之曰楚雖克庸不可保其常勝昔周約恃其百克之威其後武王滅之卒絕其後此楚君訓兵之言若敖蚡冒皆楚先君華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教訓之以楚先二君勤儉以開楚之土地而又箴之曰民之生理在勤

勤則生理不之絕此辯皇成驟勝而驕之言為不可信不德謂不能服鄭以力爭諸侯徼要也此辯皇戎楚師已老之言為不可信廣楚乘車各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楚君親兵分為左右二廣一廣有車十五乘亦因舊偏法每乘用卒百人又以二十五人為之副其廣之卒比偏制增兩二十五人每日鷄鳴右廣先駕數至日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直至日入而止近君之內臣又為次序當其夜以防不測之變此辯皇戎楚不設備之言為不可信師叔即潘廙崇尊貴也以我卜言以我之勝負而卜其去就也蚡音粉冒莫報反華音必廣光去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也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原趙同邑屏趙括邑咎指彘子徒黨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樂伯即樂武子實猶克也言樂書若能克實其言必有益於晉長去聲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無淹久少宰楚官閔憂行役也言我楚君少遭憂難不能曉知文事但聞我成王穆王常往來于

伐鄭之後將教訓鄭人而安定之豈敢取罪於汝晉國汝二三子無久留於此隨季對曰昔

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

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

之辱率遵也候人伺候望敵者拜君命之辱及於晉也彘子以為諂使

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

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失辭誤對也遷徙去也言楚以大國

之君親至鄭國是有迹於鄭也晉君使我羣臣徙去其迹且喻我羣臣不得畏敵而避之以此我羣臣無

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

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

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

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有日有期日也致師

挑戰也楚子既求成又命單車挑戰示不欲成以疑

晉之羣帥靡亂摩近也言御在車中者當疾馳以亂敵之旌迫近敵壘而後還也左車左也葢矢之善者

兩一作柄飭也掉正也言左取善矢以射乃自代其御以執轡使御者下車飭馬正鞅以示閒暇而後還

也折取也言持矛在車右者當入敵壘折取敵左耳執俘囚而後還也三人皆行其所聞致師

而反葢音鄒兩音亮掉調去馘古獲反晉人逐之

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

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

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祭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角張兩角從旁夾攻

之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樂伯射盡，僅存其一。適有麋起於其前，射麋矢著其心。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以供王之膳。攝叔言以歲之未及乎時，或者獻禽之人未至，敢以此麋以供從者之膳。左指樂伯，右指攝叔。既免，晉止不逐也。傳言樂伯射麋以恐晉師，而以善辭得免。晉魏錡求

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錡魏驥子欲為

公族大夫潘黨，庭之子。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也。新殺曰鮮，叔黨即潘黨去之，勿復逐也。趙旃，穿之子。失楚之致師者，蓋指樂伯之徒。鮮音仙。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魏錡趙旃皆有限于。晉故云二憾。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

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成命調和戰之成命

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

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怒楚激楚之怒也。乘我乘我之無備

也。惡惡意也。除備除去守備也。徹即除也。言雖諸侯以和好相見，亦不徹去軍衛，此警戒之至也。乘如字。

喪去。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

設備

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

先濟帥將也設為伏兵七處於敖山之前故上軍獨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

其徒入之言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故趙旃後

以激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

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

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趙旃弃車而奔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乘廣兵車

也二廣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戎御戎右屈蕩為楚王戎右故生搏趙旃下曰裳說音稅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輶車兵車名使逆潘

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

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時楚子逐

其入晉軍孫叔即孫叔敖薄迫也詩小雅六月篇元

大啓導也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導所

以先人而為備也軍志兵書言先發制人所以奪敵

人之戰心迫之使不暇為謀也車馬馳驟步卒趨奔

言其速也乘言乘其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日先

不備薄音博乘如字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

移上軍未動二軍爭舟先入舟者斫斷後板舟者指

言其多也二軍在軍之右皆移去濟河惟上軍以有

備故獨不移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也○愚按楚勢

觀釁而動雖先穀欲濟孰敢奸之迺既不克自專至
 于師皆同濟則躬率三軍冒矢石而力戰可也卒之
 勸戰弗敢從求成弗能好知二憾之必敗而弗為之
 備人懷退志先備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已不知
 所為矣然則喪師之罪不於元帥而工尹齊將右拒
 誰責哉春秋以林父主戰意蓋在此

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楚陳名拒音矩楚子使唐狡與蔡鳩
 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
 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
 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唐狡蔡鳩居皆
 楚大夫唐屬楚小國游闕游車補闕者也
 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
 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駒伯即郤

克萃聚也三軍同奔為分謗收兵不戰為生民以其
 所將上軍之卒為軍後殿而還不為楚人所敗殿音
 店○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如此如林
 父必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是何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宜案兵不舉召先穀誅之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

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尸止也時楚右廣當代王欲從之乘蕩言王以左廣
 而出亦必以左廣而歸蓋以軍中易乘恐軍人疑惑
 也舊法王先乘右廣今以王乘左晉人或以廣隊不
 廣得勝之故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能進楚人憇之脫肩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
 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廣兵車也晉人或以廣車重遇險不能進

者甚毒也肩車前橫木以約車上兵器者還便旋不
 進也旆大旗也衡駕馬橫木也拔大旗投衡上臥之
 使不張風言楚人見晉廣隊不能進即欲毒害之故
 晉人脫肩以免馬旋楚又欲毒害之晉人拔旆投衡

乃得出險於是顧楚人而曰吾師不熟奔北不如楚之數奔而習熟也杜註甚教也傳遜氏以為脫肩拔旆投衡凡在車者皆能何待楚人之教且兩敵交戰豈有敵車既陷而顧教之使脫之理是已隊直類反其器反肩古熒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反還音旋數音朔

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

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

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

在木下趙旃以無良馬故遇楚不能疾驅而去逢氏也使老稱綏轡也逢大夫知趙旃在後見之

當必與乘故戒其二子使無反顧其二子乃反顧而

言趙使在後故怒之使下車指木而謂其尸此因授

趙旃以車綏而趙旃得免明日以所表木取尸二子

果累尸於木下使音叟女音汝重平聲愚按逢大

夫一怒尸其二子何其不慈至是哉竊謂彼趙使者

以憾故將不利于晉而請挑戰以激楚怒以故竟為

楚所逐而弃車以走是非所謂悖逆者流耶逢大夫

即無二子與乘當置之不顧矧天親之謂何乃忍尸

其無罪之子而顧授逆臣以其綏哉必不得已以趙

使一人附載焉庶幾兩全此非可與賈獲舍母載君

者例論也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

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

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

者還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謂其家兵反還戰也厨武子即魏錡知莊子為下軍大夫故

下軍之士多從之抽擇也房箭舍也蒲楊柳以為箭

言我欲取他人之子以易吾子則必擇其人而以好箭射之我所以抽矢藪而納諸房者為不可苟射故也穀臣楚王子知莊子獲襄老及昏楚師軍於邲晉囚穀臣將以相當而易營也

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不能軍不能成營也終夜有聲言其

師尚衆將不能用也○孫應鑿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以入陳於是鄭遂受盟辰陵然猶微事於晉及邲之敗而楚伐宋益為橫行莫得制之矣惜乎晉之不能養威而審謀也丙辰楚重至於

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

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重輜重也京高丘也觀示

也楚既大勝黨請築軍營以彰武功而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去聲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

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

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

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

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

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

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

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

觀

觀

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文字也合止戈二字以成武字

蓋取息兵之義也周頌時邁篇載則哉藏棗韜其弓矢而也言武王誅紂之後則哉藏其干戈棗韜其弓矢而益求其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武王之能保天命也武周頌篇名耆致也其卒章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周賚篇鋪布是時也言布是尋繹之思往求天下之安定其六周頌桓篇言武王誅紂綏和萬邦屢致豐年之祥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也總上文而言載于戈棗韜天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者定爾功定功也我祖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屢豐年豐財也武之爲德有此七者故著之詩章使其子孫不忘也用兵而民失業故云所違民欲猶多幾危也利晉之危安晉之亂以爲楚之榮幸而云不能豐財者蓋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也禮古者師行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今但爲楚先君作宮於郊致而祀之以告戰勝之成事於先君而已鯨鯢大魚名以喻不敬之人吞併小國取而殺之以土封其尸以爲大戮辱於是有人京觀之號以懲戒淫慝之人所罪之存也杜預氏云傳言

楚莊有禮所以復興棗古刀反是役也鄭石

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

叔及子服石制鄭大夫僕叔即魚臣子服即石制言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半與楚

以半立子魚而已因擅其寵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

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

者也夫毋怙亂言毋恃人之寵以要利也詩小雅四月篇離憂瘼病爰於也引詩言禍亂憂病於

何所歸乎蓋歸于恃亂○附錄鄭伯許男如楚杜預氏云爲十

四年晉○附錄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林父

也故以敗軍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

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

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王，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貞子士

城濮役在僖二十八年三月穀食楚穀三日也如猶或也言憂喜失時歇盡也喜而後可知言方有喜色可見也貞子言城濮之戰晉既勝楚既敗而子王又死是晉又勝而楚又敗也楚是以自成王至於穆王皆不競于晉重再也言使楚再勝晉也久不競言不特如楚之再世不競已也○愚按晉楚之勢豈為一匹夫輕重哉而士伯謂楚之再世不競以殺子玉故則當其時晉方主盟中夏而諸將佐又皆協力共濟楚即欲窺之而無其釁寧獨殺一驕蹇臣能損其強耶卒之林父雖復用曾未有以難楚而強晉者士伯之言竟何如而異日者顧以能庸庸林父之事君也進中行伯蒙瓜衍之賞噫其愧也夫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此追論林父平

日事君為不可殺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雖食

而無傷於本然之明以況林父雖敗而無傷於本然之善此據今林父敗師一節為不當殺

晉侯

使復其位。

杜預氏云傳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

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

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

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

於蕭。

宜僚丙楚二子巫臣楚申邑尹屈巫也拊撫慰也纊綿也三軍士卒皆悅而忘其寒如挾綿然

拊音撫纊音壙

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

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

智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

大夫號呼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以呼之異其救已矣魏鞠窮食之皆可以禦濕叔展欲使無社逃泥

水中無社不解故云無叔展意度必須入井故以水厄告之言既無禦濕之藥如河魚在水將有腹疾也

智虛廢井也出溺曰拯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廢井而求拯已叔展恐廢井多不可辯故命結茅

為經置于井上以為表須已向井號哭乃應以為信已展叔自謂也軍中不敢正言故皆隱語

平聲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

存焉號而出之申叔即叔展杜預氏云傳言蕭人無守心 ○晉原穀宋華

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

書不實其言也原穀即先穀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云不實其言 ○姜實氏曰楚滅蕭以脅宋而宋與曹衛皆唇齒之國猶欲推晉以禦楚而晉實不能也徒為此

盟以塞責竟何益于事乎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宋因清丘

之盟伐陳以其貳於楚也前衛成公與陳共公有盟約之言故孔達欲救之言若晉人來討背盟之罪我

寧以死謝之杜預氏云為十四年衛救孔達傳 ○汪

克寬氏曰清丘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衛之

救陳皆非春秋所與者不度德不量力而啓釁於

強楚渝盟失信以從簡書名雖是而實則非矣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三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宣公四

經乙丑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無傳為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穀以罪討故書名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季本氏曰陳鄭宋皆在河南中國之要樞

也鄭處其東宋處其西而陳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可

以致西諸侯得宋可以致東諸侯而得陳可以致鄭

宋者也楚既屬鄭尋又服鄭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

盡為楚有自是將霸天下矣使非宋人猶足以自守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二十三終

七

宋伐陳討貳也救蕭恤病也背盟之罪惟宋可免今
宋見伐而諸侯莫恤故云○金履祥氏曰邲之師晉
亦盍知所懲艾息民修政于國而布德加禮于諸侯
庶為可耳顧汲汲于討貳又使彘子主清丘之盟且
楚方加恩于陳而使宋伐之衛方有恤陳之師而晉
又討之遂使宋致楚師而不能救卒亦併宋失之矣
傳稱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愚○秋赤狄伐晉及清
謂伐陳不可免惟救蕭可免耳○冬晉人討
先穀召之也清一名清原晉地邲戰不得冬晉人討
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邲戰
在前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滅
其族為誅已甚君子既憐晉刑大甚又先穀自招
故云惡之來也已自取之○高閔氏曰釋趙旃魏錡
不討而獨誅先穀又○錄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
族之惡之甚者也○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

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

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清丘盟在前年討責治之也

而汝也說解說也亢禦也大

國宋也言苟利衛之社稷我請自殺以解說於晉且

我所由以得罪於晉者我則執衛國之政而禦宋國

之討也將以誰而任其罪我惟以死謝晉而

已杜預氏云亦為明年殺孔達傳認如字

經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以達背盟故書

出于不獲已故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 ○晉侯

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無 ○冬公孫
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
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

伏其罪矣。敢告。

衛人以殺達告故免於伐令美也構結怨也伏其罪就刑戮也說如字

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成勞平國之功勞也衛君以女

妻孔達之子使襲父之祿位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

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

晉敗于邲鄭遂服楚故晉又責服於鄭而有此蒐鄭簡閱車馬也使謀而來言使鄭自謀而來服晉也

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

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子張穆公十二年子良質于楚故使子張代之以子良有讓

國之禮也。○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

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

申舟即文之無畏古者入國必假道楚子自以威陵

二國不使行其禮馮音憑

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

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文十一年

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昭明聾闇也言鄭君昭明使晉者不害於事宋君聾闇我之使齊必為所殺犀申舟子以子托王示必死也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

道。鄙我也。鄙我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亾也。

言楚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亾國同若殺其使者以致其伐亦不過亾其國

亾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

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投袂振袖也室皇寢門闕蒲胥楚市名屨及劍及車及言其怒甚而去速也室直結反○傳遜

秋九月。楚子圍宋。

踐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

魯樂。

桓子齊大夫晏嬰之父魯樂指勢位言樂音洛

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

其亾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

一國謀之。何以不亾。宣子高國也。子家即歸父。亾謂必失位。出奔懷思也。以魯為樂。

是懷思於魯也。杜預氏云。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陸粲氏曰。居魯而言魯樂。亦人情。爾何罪而得亾歸。

父固欲去三桓而不克者。雖被逐。猶君子所哀也。今日謀人人。亦謀已。非夫淺丈夫者。因其敗而追為之。

辭歟。蓋左氏言人之禍福。若此者眾矣。○附錄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

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

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

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聘謂卿大夫。

夫往聘。獻物質幣之物。旅。陳也。百。謂百品。言陳百品實于庭。以為獻物。朝。謂君自往朝。獻功。獻其治國謂

威儀之功。容貌。采章。謂玄纁。璣組。毛羽。齒革。可充衣服。旌旗之飾者。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

皆君所獻。亦庭實也。若是者。所以謀其不免於罪也。誅。責薦進也。言若不往朝。聘待其來。責而始進。賄貨不足。以解罪也。君其圖之。勸公朝聘也。杜預氏以兩

於是下為主人報禮。劉炫氏辯之曰。獻子勸公朝聘。惟當論聘之義。深不論主之禮備。豈慮楚不見報。而言此乎。此言甚當。杜預氏云。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說音悅

經。丁卯。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

宋人及楚人平。平者兩相欲之辭。○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

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氏國子爵。今山西潞州有潞城。赤狄別種也。○秦人

伐晉。乘晉兵畧狄土而窺其虛也。李蕪氏云。此條左氏發傳於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疑此文本是

此經之傳。不知杜預氏何以云無傳。○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王

王庶兄。經文倒札字。○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傳。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無婁祀邑○初稅畝古井田之法十取其一宣公又履私田乃復十取其一則十取其二自宣

公始也○冬蝻生蝻蝗子也○饑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從前年歸父之請○愚按魯方

事齊故歸父先會齊侯于穀而齊侯不任其事故歸父遂會楚子于宋魯人背齊向晉之端起於此矣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

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

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

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乃止宋被圍急故告晉求救伯宗晉大夫言晉之疆猶鞭之長晉不能違天而敵楚猶鞭之不及馬

腹也藪林藪也疾惡物也瑕玉之病也匿亦藏也言事之高下在此心當隨時而制其宜彼流水之川止

水之澤雖汚濁之水無不容納山多木藪多草雖毒螫之物無不居藏瑾瑜雖皆美玉不無藏匿瑕玃穢國君雖尊亦豈無含忍垢耻之時此天道之於物不容使之完美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待之待楚衰也瑾其靳反○愚按楚之圍宋九月於茲不惟宋之憊也甚楚亦兵罷食盡而將去矣晉乘此時合諸侯悉師以撼之未必無功而伯宗顧使其君懷安而甘心于不競乃更謬為晉師悉起之言噫是烏足以懼楚而慰宋哉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

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

君命晉不救楚使使誑之固守反其言反言晉不救宋也樓車車上有樓可以望遠者致其君命仍以晉師悉起將

至之命致之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

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反致

反致

反致

反致

反致

其初命也無信指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厚賂言即就也

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

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

受命以出有死無寶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

求載乘也言以臣之信乘君之義也謀不失信言人臣謀國而不失以信載義之利也無二信謂信于

晉不復信于楚無二命謂受命於晉不復受命于楚不知命不知有制命之義也賈廢墜也言既受命而

出雖死不敢廢墜也此言義無二信祿福祿也言臣所以偽許君者正欲成君之命已成其君命而後死是則臣之福也此言信無二命考

成也言獲成其君命也賈音隕楚子舍之以歸晉

也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

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楚師在宋積九

月不能服宋故將去宋申犀毋畏之子言其父毋畏前日知宋必見殺不敢廢王不假道之命冒犯而行

今伐宋未服而去則王前月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殺汝必伐之言是自弃之也

者宋必聽命從之僕御也言築室於宋分兵歸田以示宋為持久之計則宋必懼而聽

楚之命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

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

聽子反楚公子側也以楚軍法之嚴密而華元能夜入其軍登其牀呼而起之告之以病而辭復強果

如曹沫之劫盟齊桓者見華元之有謀也骸骨爨也城下盟諸侯所深耻故寧可亡國不能從城下之

盟爾○表約言氏曰兵法云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

華元疑用此術焉。言情而勢遽，詞遜而意劫。固將以牀上之盟而易城下之盟哉？不然者，而何子反懼也？而說者譏其輕見情實。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

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子反既為所劫，又聞其辭強，故懼我楚。自言爾指宋言。○愚按韓詩外傳云：楚莊圍宋，有七日之糧，使司馬子反乘闥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闥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聞圍者之國，筭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吾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子其勉之。吾軍有七日之糧，耳攝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怒。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莊王，遂罷兵去。此傳與左氏傳不同，似得情實，故附錄之。○傳遜氏曰：楚莊既討徵舒之亂，力足以有陳鄭，而不取宋，以病告必退師與之，平皆度時審勢而并酌以義也。故列之霸。○潞子嬰兒之夫焉。然而陵偏宗周與桓文異矣。

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嬰兒，潞君名。酆舒，潞相。 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

三僇才，不如待後之人。倍人曰：戎十人曰：選倍，選曰：儻言酆舒有才藝勝人者三。

不如待其後人無才者而伐之。三僇才不識何事。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

儻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

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儻

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仲章，潞之賢人。黎，侯國。今為山西黎城縣。怙，恃也。不

祀，得罪於神者。酒以下。四者得罪於人者。音嗜。 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

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

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言後人繼酆舒而為政者，或能恭敬以奉

行德義以盡其事神事人之道而申固其天命待其
如此則愈不可伐矣且不討鄆舒之有罪者而曰且
待後之人後之人無罪而我討之則彼夫恃才與眾
將有辭于我彼既有辭必不受討也

亾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

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盡在狄矣

由用也手格猛獸強足拒諫此紂之才也有億兆之
民離心離德此紂之衆也天之寒暑易節則反時而

為災地之羣物失性則反物而為妖民之善惡易位
則反德而為亂民既反德則天地災妖由此而生故

古人篆字背書正字則為乏字言乏
絕也今恃才與眾及反德狄皆有之晉侯從之六月

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

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曲梁今為山西永年縣○愚
按晉人殺鄆舒與楚人殺陳

夏徵舒例同而經不書則左氏或者因晉當時所執
之辭而文其說耳非真義舉也不然則罪在鄆舒何

以反滅○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

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王孫蘇召氏毛氏皆周卿
士王子捷即王札子召襄

戴公之子終立襄不絕召伯之後○愚按左氏謂王
孫蘇使殺則經何為不以蘇首惡哉當以經為主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

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獲杜回秦之力人也稷今為山西稷山縣并輔氏雒
並晉地畧定也晉時新破狄土

地未安乘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取秦而東行定
狄地以狄前奪黎氏地故晉復立之顆古果反初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

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

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之治命余是以報也武子即魏犢魏顆之父疾初有疾也疾病病重時也殉從葬也亂昏

亂也治治命也亢禦也躓而顛者履老人所結之草失足而躓仆于地也而汝也傳言魏顆所以獲杜回

以有陰德故見回不易獲足○附錄晉侯賞桓子狄臣

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

微子吾喪伯氏矣千室千家也士伯即士貞子伯氏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

伯諫而止故并賞士伯瓜衍闕喪去聲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

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

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

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羊舌職叔向父

周書庸誥篇庸用祗敬物事也言能用人者亦用之能敬人者亦敬之士伯謂中行伯可用君能信之亦

以上伯為可用此之謂有大明之德文王所以肇造周室不過用是道也詩大雅文王篇陳布錫賜也言

文王能陳布上天之錫予載周道而行之福流子孫由其君之能施也說音悅○愚按林父敗軍之將幸

而脫死不務修德以圖雪耻而徒逞志於狄雖捷有功君子以為未足揜邲之敗也而林父且以自多蒙

千室之賞曾無怍色晉侯賞罰於是乎失中矣○附錄

羊舌子願以文王事擬之噫豈其倫豈其倫○附錄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

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劉康公即王季子原叔即趙同心之精爽是謂

魂魄杜預氏云為成○初稅畝非禮也非取民穀出

不過藉以豐財也藉借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乎所藉之

田蓋欲以豐民之財故不多稅之○冬螽生饑幸之也杜預氏云螽未為災而書

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愚按秋蝻未息冬蟪復生其重為民災可知矣故秋蝻冬蟪生饑卒連而書記異也而左氏皆以為幸之何幸之有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四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宣公五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東都洛陽也爾雅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

屋之歇前也楚語榭不過講軍實是講武 ○秋郊伯

姬來歸 ○冬大有年 無傳

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前年晉滅潞氏今又併其餘黨而 三月獻狄俘晉侯

請于王戊申以鞮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

晉國之盜逃奔于秦黻冕命卿之服大傳孤卿也趙

命者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是無善人之謂也稱舉也詩小雅小旻篇言善人在位則國家不善之民無僥倖而免

罪者諺言不善之民倖免者多則國必受其害蓋以善人不在位之故也○夏成周宣榭

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起人火從人而

之所來而謂為火天火則自然而起故以其所害言之謂為災○秋郊伯姬來歸出

也○附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

復之前年王孫蘇殺毛召其黨欲討蘇○附冬晉侯

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丞原襄公

相佐丞升也切肉為殺武子私問其故武士會謚也

升之於俎故謂之殺丞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

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

也季士會字而汝也言天子設享禮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為不食故不解折謂之房丞所以示儉也天子設宴禮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謂之殺

丞所以示慈惠也公謂諸侯卿謂諸侯命卿蓋士會

也卿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經已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丁

未蔡侯申卒無○夏葬許昭公無○葬蔡文公無○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已未公會晉侯衛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齊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

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

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

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

私屬又弗許。徵召也晉侯欲為斷道之會故使卻克

須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使于齊齊

蹇衛使恥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故卻克怒獻子卻

克謚也無能涉河不復能渡河而東也樂京廬卻克

之介使齊事即齊人笑辱之事私屬家衆也杜預氏

云為成二年戰于鞏傳○王樵氏曰卻克徵會本為

謀楚穀梁之說是也胡氏謂謀伐齊誤矣徵會在未

見笑之前豈預知其見笑故為之會以謀之齊侯使

耶左氏載婦人笑于房自為鞏之戰張本爾齊侯使

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齊侯四

斷道高固聞卻克怒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

恐被執而逃斂音燕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

于温。卷楚即斷道野王晉地原苗賁皇使見晏桓子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

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

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

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

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

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

諸侯將焉用之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於苗桓子即晏弱時在野王故

因使而見之賁皇言昔者諸侯事晉先君皆汲汲然如恐不及今則皆言晉羣臣不信故諸侯皆有貳志

齊君恐晉不以禮待故不敢出會而但使四子來當時齊左右必有以見執沮之者故高固聽齊沮而逃

歸彼三子者若亦逃歸恐絕兩君之好寧來會而就死不聽齊沮故不避患難而來我當以好迎三子以

安來者心不可今又執之使齊沮之言為足信則我豈不過計乎晉既過計而不能改又復久執三子以

成其悔來之心於我亦何利之有且使逃歸者得有辭曰吾幸而不去彼三子犯難以往者今反受害矣

是使諸侯皆有疑懼之心也晉人緩之逸晉於是若然久執三子將安用之

使得逃歸○愚按郤子以私憾故欲逞其志于齊而晉侯弗許是矣則何以復執其使已而賁皇言之果

當也則宜有辭以責使者而明遣之還齊將引咎自謝不暇又何以緩之而使逸乎蓋晉之不達於禮如此何怪乎諸侯之貳○附錄秋八月晉師還君行師從而勦業之日替也

言師○附錄范武子將老士會初受隨稱隨武子後受師范復稱范武子老致仕也

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

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

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

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文子即士燮武子之子易遷易也武子言人之喜怒

能以其類者恒少而遷怒者恒多如郤克怒齊而但伐齊是怒以類也若伐齊不勝而害晉是遷怒也詩

小雅巧言篇庶幾也遄速沮止也言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速止也祉福也以有所

喜而為福也言君子見賢者之言喜而納之則亂庶
幾速已也因釋詩而言君子喜怒皆得其正故皆可
以止禍亂若非君子則喜怒不得其正不能止亂而
反增益之矣今卻克之怒或者欲止亂於齊乎若不
使逞其報齊之志我恐其遷怒以害于晉而增益其
亂也我將告老使卻克得逞其志以報齊庶幾可解
難乎豸解也二三子乃請老卻獻子為政○愚按范
謂晉大夫豸是直反國柄授卻子非以豸其私怒耶則怒且益亂范子業
已計其必然乃弗能禁而又席之權以逞其志如僨
國事何蓋范子懼其偏而姑請老以○冬公弟叔肸
避之善自為謀而非忠於謀國者也

卒公母弟也

宣公同母弟

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

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父在國以父為尊故稱公
子父不在以兄為尊故稱

弟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文後凡明稱弟
者皆母弟之義穀梁傳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
賢之何也宜弒而非之也非之則曷為不去也曰兄
弟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繼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

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

經十有八年

庚午 蔡景公元年

春晉侯衛世子蒧伐齊○公

伐杞

無傳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邾大夫就

郕殺郕子

○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

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魯地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

晉侯盟于緡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

偃逃歸

晉既與齊盟守者解
緩故二子得以逃歸

○附夏公使如楚乞師

欲以伐齊

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公
懼而乞師于楚欲以伐齊

○秋邾人戕郕

子于郕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弒者試也言臣
子伺候間隙試

犯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漸也哉者殘也言外人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魯乞師于楚會楚有

喪師不出魯遂用晉師伐齊事在成二年成公會楚公子嬰齊於魯之蜀地亦在成二年傳因王卒終言

之○季本氏曰楚莊之興志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為務本息民之計不汲汲於兵爭即位三年

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漸圖陳宋動必相機辭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滅庸

滅舒蓼滅蕭肆其強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無不皆被其毒凡其所為皆貪慾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

下之功說者乃以列於五霸○公孫歸父以襄仲之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誤哉

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

欲以晉人去之歸父襄仲之子張大也時三桓彊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

冬公薨李庶氏曰宣公大畧與桓公相類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浦于

楚當是時晉之霸事不振故魯亦得以自從數侵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

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甚矣先儒李氏云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

歲以為媚齊之謀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

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適謂子惡齊之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因

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仲殺之而立宣公因

此遂失援於齊此皆襄仲之罪也蓋文子滅宣叔怒

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為襄仲罪爾

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

之遂逐東門氏宣叔滅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

之時子不能治其罪今其子孫何罪之有雖然子如

以歸父害已欲去者請為子遂去之○陸粲氏曰許

也季氏之黨也始則陽為正言以微立異同繼而曰

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強臣欲除異已者未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始不有姦人左右之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子家歸父字還聘晉而還也壇帷除地為壇而

張帷于上介副也將奔使介復聘晉之命於君袒去衣也括髮以麻約髮也依在國即喪位三踊致哀而後奔壇音善○姜寶氏曰歸父如晉奔齊二事左氏謂謀去三桓欲仗晉以行事使果有此則歸父被逐

當奔晉不當奔齊也左氏以傳聞為實然竟不審其後晉人從否何如要是晉徵為斷道之盟魯不得不往既受盟魯又不得不一修好此歸父所以如齊而歸父之見逐則又以其貴而有寵行父輩始嘗忌之

今於宣公之薨行父又將自文其謀弑子赤之故於是誣以謀去三桓之罪以激眾怒而追治子赤之事故致其以家遣如此而歸父之奔齊則

以其父嘗謹事於齊齊為可依故也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大夫還不書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五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六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六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一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 辛未周定元年 陳成公九年杞桓公四十七年宋王十七年 文公二十一年晉景公十年齊頃

公九年秦桓公十五年楚共王元年衛穆公十年蔡景公二年鄭襄公十五年 春王正月公

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無水無傳周二月今之十月

二月而無水 ○三月作丘甲古者九夫為井除中公田實八家也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出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

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成兵車一乘今使每丘出一軍譏斂重故書 ○夏臧孫許及晉

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魯所。欲也，故稱及。○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別種也。○冬，十月。

傳元年。附錄。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

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文十七年，周敗戎于邠，垂瑕。晉使詹嘉處瑕，故謂之瑕。

嘉，單襄公王卿士，拜成謝晉為平戎也。劉康公，即王季子微戎，因戎平還，要其無備也。單，音善。叔服

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

人弗助，將何以勝？叔服，周內史，音佩。不聽。遂伐茅戎。二月，祭

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種。○為齊難，故作丘甲。

魯乞師于楚，伐齊。楚反與齊好，故懼而作丘甲為難，俱去聲。○聞齊將出楚師，夏

盟于赤棘。齊出楚師以伐魯，故魯與晉盟懼齊楚也。○秋，王人來告敗。

師。

敗于春至秋來。告所以經書秋。○附錄：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

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

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

以逞。賦，車馬也。繕，完治也。城郭也。備，戰守之備。同我，同伐我也。逞，解也。杜預氏云：為二年齊侯伐我。

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

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六月，祭

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

書魯四卿是各自為帥也。鞍，齊地去齊五百里。音安。○林堯叟氏曰：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

將佐魯三家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之勢成矣 佐盟于袁婁 求盟在齊故稱如欲盟在晉故稱及袁

婁齊地去齊五十里 ○家鉉翁氏曰召

陵之師兵力甚衆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

禮與之盟鞏之戰卻克既敗齊師復進兵及其城而

強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近而盟盟之以

其力也春秋書來盟與及盟二字褒貶著明矣 ○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云取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

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蜀齊地林堯叟氏云自屈

而書公子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齊大夫會盟故

氏云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

貶惡也 ○頃安世氏曰棊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

也故先書趙盾出師而後書諸侯會晉師蜀之盟難

以嬰齊主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微

盟者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

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

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齊叛晉即楚而魯新與晉盟故

人姓名門攻龍門而汝也封封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

土也膊謂去衣曝之膊普各反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

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親鼓士親鼓以督將士也巢

杜預氏云取龍侵巢 丘魯邑在今山東泰安州境

丘不書其義未聞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

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碯四

為晉討也衛師未至齊境適 世子孫甯相甯俞子也衛之侵齊

齊以伐魯還故與相遇于衛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

楊

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

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將謂君何言。夏有。杜預氏云。無以答君也。

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

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

過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鞫居。石

子即石稷時衛師已敗而良夫復欲戰故石子欲使

少待救至子謂孫子隕見禽獲也辱為衛之辱也我

此我止於此戰也於是石子乃止且告令軍中曰新

築救軍之車甚眾可以無恐矣齊師因此不敢追鞫

居衛地鞫居六反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于奚守

夫桓子即良夫周禮天子樂宮縣謂四面縣如宮墻

諸侯軒縣三面其形曲曲縣即軒縣也繁纓馬飾皆

諸侯之制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

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亾。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器謂車服名謂爵號言名位不愆然後為民所信故

云名以出信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故云信以守

器車服之器所以表尊卑故云器以藏禮尊卑有禮

各得其宜故云禮以行義利者義之和也故云義以

生利何以聚人曰財故云利以○孫桓子還於新築

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

不入。謂不入衛國。宣十七年卻克為齊婦人所笑。遂

怒。故魯衛因之以乞師。杜預氏云。孫桓子臧宣叔皆

不以國命各自。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

詰。卻克故不書。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三

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樂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七百乘蓋五萬二千五百人僖

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用車七百乘先君謂晉文公先大夫謂先軫無能為役言不足為役使也燮即范文

子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宣叔乞師先歸

故往迎晉師且為向道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

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

謗也卻子使韓厥速以所殺之人徇于師從齊師于

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莘齊地靡笄山名笄音鷄齊侯使

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厚

也敝賦敝邑車馬之賦詰朝平旦也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

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

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三

皆姬姓故云兄弟大國謂齊憾恨也敝邑魯衛自稱輿衆淹久也言無使晉之衆師久留於齊地也無所

辱命言自欲戰不須命也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

許亦將見也將見謂將逼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

余餘勇高固齊卿宣十七年逃歸者先以單車入晉軍挑戰桀擔也固擔石以擲晉人既獲晉人

因弃已車而乘所獲者之車將至齊壘乃以桑樹自繫于車而示勇也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其

輕敵如此癸酉師陳于鞍邠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

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

後。韓厥俛定其右。子與韓厥父仇戰，非元帥則御者，御者邴夏欲射韓厥，齊侯果以御為君子，不射而射左右，越隕也。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毋張喪已，車請寄厥車，厥以左右皆死，不欲毋張立其處，故以肘排退之，使立於後。又俯而安隱其車，右被射殺者，射音石，辟音避，綦音其，毋音無，俛音俯。字舊注皆音勉，非也。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

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鞞中，蛇出於其下，以

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晉兵逐齊侯，急於樹木而止，不能進，鞞卧車也。先時丑父寢於卧車中，蛇傷其手，隱匿不言，至是驂馬絙木，韓厥執繫馬不能推，為韓厥所及。絙戶卦反，鞞音棧。韓厥執繫馬

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

請曰：無令輿師陷人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

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

承乏。繫馬絙也。厥執頃公之馬絙而立於前，示脩臣職也。進觴璧亦以示敬也。屬適也。官謂齊官之空乏也。厥言晉君本但為二國請救，不意乃過入君地，適當戎車之行列，故無所逃隱，而見君且懼奔忝而辟，易則為辱。晉侯并為齊侯羞，故欲以已不敏攝齊之官，守承其空乏以事君，而與君同車而還也。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

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時丑父代為齊侯詐韓厥獻丑父，郤

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

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

欲使公因而走也。佐車副車棧音吠。

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

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

欲使公因而走也。佐車副車棧音吠。

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

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

欲使公因而走也。佐車副車棧音吠。

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

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

欲使公因而走也。佐車副車棧音吠。

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

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不難以死言不齊侯免以一死為難也

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

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

齊侯重丑父代已故三次出入晉軍求而救之齊師因敗皆有退志故齊侯常輕出以帥厲退者遂并入狄卒狄畏齊之強不敢害齊侯皆抽戈楯以護冒之入于衛師衛亦畏齊強不敢加害齊侯而免之狄卒從晉討齊者師

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音率稱音盾

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

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

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齊侯於所過城邑皆勸勉使善守辟辟之

使避也銳司徒主銳兵者女子之父也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也於是乃奔奔辟君女子先問君後

問父故齊侯以為有禮辟司徒主壘壁者石窳邑名

在今山東長清縣境辟女入聲辟司音壁窳音溜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

賓媚人賂以紀甗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

人國佐別名甗無底甗玉磬樂器皆滅紀所得之寶地即晉所侵魯衛者不可不許也客謂晉言若晉師不許和則聽從晉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

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同叔蕭君字齊侯外

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宣十七年卻至使齊婦人笑于房即齊侯之母故克欲得其母為質以報其辱盡東其畝使齊之壟對曰蕭同叔子非他

畝盡東西為行也盡津忍反

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二十一

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匹敵猶比類也。亦猶即也。言齊之母即晉之母。

其為國母一也。令號令也。言晉侯敷布大命令以告手諸侯而令必曰質其母是違先王以孝治天下之命而以不孝令諸侯也。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有窮盡又能以已之孝推而及之同類。今晉君若以不孝令諸侯其無乃非是以孝錫同類之道乎。此言質蕭同叔子之非。先王疆理天下。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

義，何以爲盟主？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其土之所宜也。詩小雅信南山篇言疆以盡其

大界理以定其溝塗其隴畝隨土宜東南無一定之制。今吾子疆理而必曰盡東其畝，惟欲利己兵車之

行不顧齊人土地之宜其無乃非先王其晉實有闕。疆理天下之命乎。此言盡東其畝之非。

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

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

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

焉。闕失也。總承上二節言晉實自有闕失。四王謂禹

湯文武樹立也。五伯謂夏霸昆吾商霸大彭豳常周霸齊桓晉文也。役供疆竟也。言四王之王天下惟有德者立之使各遂其欲。五霸之霸諸侯惟撫恤諸侯以供王命而已。未嘗改王之制度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自快其無竟之欲，不濟同欲不役王命，是失王霸之政也。詩商頌長發篇適聚也。言湯敷布政令優優然而寬和故福祿之盛皆聚而歸之。今子欲質母東畝則是不能寬和而自棄其福祿於諸侯。恐亦不能爲諸侯害也。此言晉之闕失處。不然寡

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有辭言有辭說可以自解如下文所云戰而曰犒遜辭也震動撓曲也言畏晉師之震動故師徒撓曲而喪敗也惠徼言惠我齊國而徼求其福也泯滅也敝器謂甌磬餘燼猶言敗亡餘衆也言欲以已敗之殘兵背齊城而更借一戰若幸而得勝亦云從晉求和況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晉之命是從必戰後從所以懼晉也此言晉必欲質母東畝以為晉闕則齊有辭命戰而晉之勝負亦未可必蓋徼其必許平也撓乃教反○孫應鰲氏曰齊國喪敗之餘國佐猶能直辭抗狄卒以安全母亦晉君之母之言動其同類之心而非先王之命與收餘燼足以懾其氣耶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亾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
疾猶惡也。得國寶謂甌磬紓於難免於侵伐也。豈必晉言不必晉國可以勝齊也。難去聲。

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國佐辭毅而辯晉已心屈卻克耻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為請而後許之對對國佐之言賦輿猶兵車也藉薦復報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為禽鄭自報苟有所得則於口為藉可以歸報晉君也

師逆公。
禽鄭魯大夫自師中歸逆公來會晉師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汶陽之田本魯地為齊所侵故

使歸。○附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錄

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公以禽鄭之逆來會

晉師上鄭闕地公會晉師不書杜預氏以為史闕也三帥卻克士燮欒書也周禮公之卿三命大夫二命而此云一命蓋春秋之時其制已異於周禮也先路革路也三帥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皆賜之也司馬主甲兵司空主壁壘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次旅衆也次于卿而為衆大夫也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皆受魯一命

馬始用殉重器備樽有四阿棺有翰檜

蜃蛤類燒蜃為炭以瘞壙

禦濕多埋車馬殉用人從葬也重猶多也阿棟也四阿四角設棟注下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

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華元樂舉皆宋卿煩猶侈也惑蔽也言臣之為道凡以治

君之煩去君之惑者也是以有伏節死義以與君爭者今二子君生則縱其殺母弟須而不諫是不去惑君死又厚葬用殉以益其侈是不治煩益棄其君以陷於惡者也 ○九月衛穆公卒

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

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晉三子自鞍之役歸還過衛因往弔之未復命

不敢成禮故哭於衛大門之外衛人亦逆於門外設喪位禮喪位婦人哭於堂今賓在門外故移於門內衛人送三子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而至于葬益以喪禮有進無退也 ○邵寶氏曰三子者自役至焉而未復命衛人以變禮處之可也凡弔者豈皆自役遂常以葬謂之何哉 ○附楚

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

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

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

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楚討陳夏氏在宣十二年周書康誥篇巫

臣既引其言又申其意崇益也去不用也慎之慎刑也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

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鄭靈公字子蠻夏姬之兄宣四年遇弑無後御

叔夏姬之夫亦早死靈侯即陳靈侯淫于夏姬宣十年遇弑夏南即夏姬子徵舒宣十一年楚戮殺之孔

儀即孔寧儀行父皆淫于夏姬宣十年出奔楚陳以夏姬之亂宣十一年為楚所滅有不獲死者言人未

有不死者何必獲夏姬以速之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

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

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連尹名襄老宣十二年戰于邲知莊

子射殺之載其尸以歸故楚不獲其尸黑要襄老子

上淫曰烝巫臣以正諫君止子反而竟自欲娶之使人開導夏姬謂汝歸鄭國吾將就鄭聘汝以為妻又使人詐自鄭來召夏姬謂襄老之尸可得必親來逆

之音與。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

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

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屈巫即巫

臣其信其事信然也知罃之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此子指知罃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楚人

囚知罃荀首囚王子穀臣獲襄老今荀首欲得其子其必因鄭皇成而歸穀臣與襄老之尸求易知罃於

楚鄭人以邲之役懼晉討鄭而因荀首以王遣夏姬求媚於晉其必許荀首為易知罃于楚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聘謂聘夏姬，陽橋魯地，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盡室以行，言盡挈其室家以去也。跪申叔時之子，桑中衛風淫奔之詩。言巫臣出奔他國，楚君必用兵討之，是有二軍之懼。而巫臣私取夏姬，則是衛風所謂期我乎桑中者，又有及此喜也。一則以懼，一則以喜，宜其盡室以逃奔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介副也。幣聘物。郤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至克族子邢魯邑。

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

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

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錮鑄塞也。言以重幣賂晉。

禁錮巫臣使不得仕也。為君謀忠，謂諫莊王勿納夏姬，蓋覆也。言其忠足以蓋覆其淫奔之罪也。將可者，言不許也。杜預氏云：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

張本錮音固，為去聲。○孫應鰲氏曰：共王於巫臣可謂責已重，以周而待，人輕以約者。

○附錄：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

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

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

矣。文子即士燮時為上軍佐，後晉師而入國。武子即士會，文子之父，無為猶言何不為也。言爾來之後，何不為我望爾之切也。屬耳目者，視聽皆屬于我，指以為我之功也。帥謂中軍帥受名，受克師之名也。文

春秋左傳句解

子謙遜不伐故武子度其不益已禍爲去聲屬音燭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即卻伯

克善則稱君故歸美於君諸將皆受君之訓故分功於諸帥范叔見勞之如卻伯

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范叔即文子荀庚將變何功之有焉

上軍而不出文子以佐代行故歸美於庚之勞去聲樂伯見

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樂伯即樂書詔告也樂書將下軍故推美於上軍以爲出於士變之教詔而上卒皆能用士變之命所以

有功杜預氏云傳言晉之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

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

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

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宣公末年求好於楚乞師

于赤棘會晉伐齊即戰于鞍也楚共王立衛不往聘故云不行使于楚楚侵魯及陽橋前章所謂爲陽橋

之役者指此也子重名嬰齊此著楚所以侵衛與魯之故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

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

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

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

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時共王年十二三

雅文王篇濟濟衆多貌寧安屬托也莊王臨終屬托

羣臣之詞言君設無明德以服遠方諸侯之國莫如

加惠撫恤其民而善用其力以爭諸侯大戶大閱民

戶口也已責止逋責也逮鰥及鰥寡也乏困乏也悉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宣公六年

盡也王卒王官親衛之卒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
雖王不在令蔡許二君當左右之位弱幼弱也強上
聲冠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魯魯地侵衛使臧

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

臧孫即宣叔不敢者不敢虛受退楚之楚侵及陽橋

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

以請盟楚人許平孟孫獻子也楚侵益深故孟孫請

織緇布者公衡成公之子斲十一月公及楚公子

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

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經不書齊

卿也李蕪氏曰楚專主中國之盟莫盛於此以楚

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

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

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

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

爭其後四十二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

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

也謂之失位匱乏也言窮乏不得已而盟所以經不

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

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斲其是之謂矣詩大雅假樂篇

息也言在上者不解怠于職位附錄楚師及宋公衡

逃歸楚師自盟蜀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

以奔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

弃矣。衡父即公衡宴樂也。居語助猶歎也。言衡父逃歸不終楚好。後之人不知為誰。必有任是咎者。

後昭公如楚。益緣此國。弃言衡父奔魯國之事也。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

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

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

眾也。陽橋之役。晉辟楚而速歸。不敢與楚兵遇。周書大誓云。殷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引此書者。謂商臣雖眾離散而亡。周有十亂得眾而興也。大音泰。○愚按。嬰齊不務德而徒以力逞。亦倖而成功耳。而傳以其眾多之夫。既曰眾不可已矣。而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然則安所貴于用眾哉。仲尼曰。仁不可為眾也。君子之論如此。○錄。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

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鞏朔。士曰。蠻夷戎狄不式。

莊伯名。

王命。淫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

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

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襄公

士食采於單。式用也。淫淫于色。洎洎于酒。毀常毀壞。典常也。言必獻捷者。一則以懲戒四夷之不敬。一則

以勸勉方伯之有功也。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畧經畧法度也。告事告成事于天子也。言不獻功者。一

則以敬兄弟。甥舅之親。暱一則以禁方伯之過於虜掠。囚俘也。洎音免。勞去聲。今叔父克遂

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

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

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克能也。大國之卿命于天子。曰命卿。

鎮安撫綏也。鞏伯即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奸犯也不當獻捷。而獻是犯先王之禮也。

欲於鞏伯欲受鞏伯之獻也。亦辱也。夫齊甥舅之國也。而我若弃舊典是亦亦辱于晉也。

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

不可諫誨。齊世與周昏故云甥舅之國。大師蓋齊始封之國。大公望為周大師也。言齊所以取

怒于晉。寧不以淫縱其欲。故然亦豈不可諫戒。士莊而教訓之。而乃遽加以兵。大音秦。從子角反。

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王以鞏伯宴而

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莊伯即鞏伯。王既使人詰鞏伯。又待

以宴禮。而私賄之。使相禮者告之曰。此宴賄皆非禮之正也。不可書于史冊。蓋王畏晉之強。故私賂而慰

安之。如此。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六終

